

歷史  
天空



# 滿清之晨

探看皇朝興起前後

陳捷先



三民書局

歷史  
天  
空

# 滿清之晨

探看皇朝興起前後

陳捷先  
著

三民書局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滿清之晨：探看皇朝興起前後 / 陳捷先著。--初版一刷。--臺北市：三民，2012  
面；公分。--(歷史天空)

ISBN 978-957-14-5683-6 (平裝)

1. 清史 2. 史料

627

101010381

### ◎ 滿清之晨

### ——探看皇朝興起前後

著作人 陳捷先

責任編輯 陳俊傑

美術設計 李唯綸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12年7月

編號 S 62067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5683-6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 前　　言

中國東北地區自古就有一群勇敢而又勤奮的民族。據中國史書的記載，他們在周朝時被稱為肅慎，到漢朝改稱為挹婁，南北朝時又叫勿吉，隋唐時則作靺鞨，宋朝又記載為女直或女真。到了明朝末年，女真族中有一部自號滿洲，他們後來統一女真諸部，滿族也因此成為東北地區各部族的綜合稱謂。

明朝女真原本約分為三大部分：即在牡丹江、綏芬河、長白山一帶的建州女真；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女真；黑龍江、庫頁島等地的野人女真。明朝末年由於政治腐敗、國內動亂的種種原因，給了東北地區女真部族一個大好的發展機會。其中建州女真有一部的首領努爾哈齊乘勢崛起，他經過三十餘年的奮鬥，先後平定了女真諸部，打敗蒙古，戰勝東北地區的若干明朝駐防軍，終於在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建立大金（史稱後金）政權，成為東北地區的一方之主。

努爾哈齊在建立大金前後，除武功卓越之外，他還在創建八旗制度、選人才、設議政、理訴訟、製滿洲文、建造城池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可以說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措施上，他都作出很大的貢獻。

明天啟六年（1626），努爾哈齊病逝，其子皇太極繼承大金汗位。皇太極在即位之初，確實面臨了可怕的考驗。部族裏諸王貝勒爭權；眾多投降或被俘的漢人不服努爾哈齊晚年的殘暴統治，紛起反抗；還有大金嚴重的經濟問題，在在影響到大金的

進一步發展甚至存在。而皇太極卻以非凡的政治手段與特殊的軍事才能，穩固了他的統治地位。在政治上，他仿照明朝中央官制成立六部、制定會典、改革官制，嚴格執行君臣尊卑等級。在文化上，尊崇孔子，舉辦科舉考試，翻譯著名漢文典籍，其中也包括《三國演義》。在軍事上，他剿撫東北各地的女真同胞、統一漠南蒙古、征服朝鮮、用兵遼東明兵防地，各方都取得相當程度的勝利。在民族上，他竭力調和，任用漢、蒙重臣，使民族鬥爭問題逐漸緩和。在他多年辛苦的經營下，女真部族稱號改作滿洲，國號也由大金改稱大清，國勢日昌；而明朝國勢卻是日漸衰亡。

努爾哈齊是大清的奠基者，皇太極是大清的創造者。他們父子二人的豐功偉業在滿漢官私書檔中都有可觀的紀錄，本書選錄了個人的幾篇論文，試從不同的角度來談談他們的智慧、戰略、權謀以及影響日後世界文化史的一些問題，以補充史書的不足。

首先敘述一下《三國演義》一書與清朝建國的關係。根據眾多現存的滿漢文史料，可知努爾哈齊與皇太極皆著迷於《三國演義》，尤其皇太極更是熟讀過這部書並且有很多心得，不論是用人、行軍、作戰、論政，處處都可見他引用《三國演義》的高論與實踐。例如皇太極曾於天聰三年（1629）率大兵突襲北京，並巧設反間計，讓多疑的明崇禎皇帝逮捕袁崇煥。袁氏下獄冤死後，明朝再無東北邊防可言，不啻自壞長城，史家即認為這是《三國演義·群英會瑜智蔣幹》的翻版。

皇太極是位感情豐富的人，他在最愛的妻妾以及兄弟死亡時，總是傷心痛哭。而且蒙古首領、國內功臣，甚至投降的漢

人之妻病逝時，他也會痛哭不止，還有痛哭再三、再四的。這常給人一種感覺，即他的哭似乎雜有政治之作用與目的。《三國演義》記劉備用哭娶得孫吳貴女，諸葛亮「柴桑弔孝」大哭，感動仇恨他的周瑜部下，扭轉很多東吳人對他的印象。皇太極一直以《三國演義》為治國寶典，仿效劉備、諸葛亮哭的技倆並非不可能。

此外，清初史料中也記錄不少皇太極會做夢並解夢的故事。他可以用夢來預言國家大事，獎懲屬下官員，甚至侈談政權更替，以成就他的帝王事業。不少政治性質的夢，確實反映出他高明的權謀策略。

本書還強調一件事，那就是努爾哈齊父子創製與改良滿洲文字。努爾哈齊在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下令大臣創製滿洲文字，其後即以滿文記載族中的大小事務。皇太極繼承汗位後，感到早年草創的文字有字母數量不多、字形不統一、語法無規則等等缺失，於是下令大臣改良，使其完備。又令中央衙門以滿文記錄檔冊，翻譯漢文古籍。此一措施也為入關後的清朝帝王所遵行，故爾今日得以存留下大量滿洲文的書檔。這批歷史檔案對我們研究清史與滿族文化有很大的幫助，而滿文譯漢的古籍，也經由西洋傳教士以拉丁等文字轉譯，流向西歐，也有人直接把滿、漢文中國經典帶回西方，使十八世紀的西歐掀起「滿洲學」與「漢學」研究的熱潮。本書也略選幾篇有關文字，讓讀者了解滿文的內容以及滿文書檔的價值。

有關以上幾個問題的論述，這次能集印成書，首先應該感謝臺北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的厚愛，同時該公司編輯部同仁在編印出版上的辛勞以及內人侯友蘭女士的協助，都是需



# 滿清之晨

要在此一併致謝的。本書必有掛漏之處，尚請專家賜正。

陳捷先

民國一〇一年孟夏於加拿大溫哥華傍釋樓

# 滿清之晨

——探看皇朝興起前後

## 目次

### 前 言

一、清朝開國君主與《三國演義》	1
二、皇太極的國事夢	19
三、皇太極愛哭的原因臆測	31
四、滿洲文史料與清初歷史研究	45
五、從《滿文老檔》用字看滿族漢化	75
六、三田渡滿文功德碑研究	89
七、《滿洲實錄》的附圖研究	111
八、蔣良騏《東華錄》的史料價值平議	149



## 清朝開國君主與《三國演義》

清太祖努爾哈齊（此為清朝官方公布的名字，中國大陸學者多稱他為努爾哈赤），經過一生奮鬥，建立了金國，或稱後金汗國，為大清皇朝奠定始基。他的兒子皇太極繼承他的事業，在金國的基礎上發展、壯大，改金國為大清，其子孫更進一步代明有國，做上了中國的主宰。努爾哈齊與皇太極父子二人，就被後世之人稱為清朝的開國君主。

不少研究清史的前輩學者都說過：清初建國君主受《三國演義》一書的影響很大，甚至暗喻《三國演義》對滿族興起與清朝建國的影響至深。例如日本的學者稻葉岩吉曾寫道：

太祖對於漢人之情形，多自撫順市上得之。……幼時愛讀三國演義及水滸傳，此因交識漢人而得其賜也<sup>1</sup>。

又如我國的蕭一山教授在他的巨著《清代通史》中談到努

<sup>1</sup> 稻葉岩吉（撰），但燾（譯訂），《清朝全史》（上海：中華書局，1915），頁82。



爾哈齊與皇太極的用兵方略時也說：

……論者謂就其（案：指努爾哈齊）教育程度觀之，似皆由於《三國演義》一書，而揣摩有得者，或亦不無見地耳。皇太極云：「我國本不知古，凡事揣摸而行」。其所揣摸者，殆仍是《三國演義》一類之小說，為清朝開國典謨之源泉也<sup>2</sup>。

又如李光濤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也提過：

清太宗當初之立國，與其得中國之故，據吾所知，其最大原因，莫如得力於《三國演義》一書<sup>3</sup>。

以上三位都強調努爾哈齊與皇太極在創建龍興大業時，受到《三國演義》的影響，他們的說法是有些根據的，至少針對皇太極而言是可信的。現在我就以清初的有關檔案文獻，找出一些證明，來談談這兩位君主重視或應用《三國演義》的情形。

明末遼東滿洲，文化落後，生活清苦，努爾哈齊等雖與漢人有不少接觸，但漢文化的修養畢竟不高。不過，從史料裏可以看到努爾哈齊常以中國古往史事來訓導子弟，告誡鄰邦，講解國家興亡之道，個人成敗之因。例如有一次他希望金國大臣們都能像諸葛亮一樣的賞罰公正，他說：

<sup>2</sup> 蕭一山，《清代通史》，修訂臺一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頁 56。

<sup>3</sup> 李光濤，《明清檔案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頁 441。

人君承天命，柄國政，見大臣不法，可庇之乎？見小臣之善，可不舉乎？為大臣而計圖便安，罔思報効者，不誅不譴，何以懲惡？為小臣而勤於職事，克殫厥心者，不知拔擢，何以勸善？昔諸葛亮身佐幼主，攝行國政，有罪必誅，雖親不庇；有功必舉，雖仇不遺。罪雖輕而不引咎者，重治之，罪雖重而引咎者，輕罰之，其公其明，載諸史冊，至今稱述焉！<sup>4</sup>

努爾哈齊不但引用諸葛亮來鼓勵大家分別善惡、獎懲官員，也曾以劉邦、韓信等人的故事作為自己為政用兵的手段。後金天命八年（明天啟三年，1623）五月初七日，遼東地區被征服的漢人中有人起來反抗，而投降後金的漢人官員中也出現信心動搖的情況，認為努爾哈齊終不能成大事，後金大汗因此發怒了，對撫順額駙李永芳說了這麼一番話：

李永芳，昔於撫順之時，曾念爾乃一通達明白之人，故收之，妻以金之骨肉。……爾李永芳卻不相信。因爾之不信，故爾等以為明帝久長，而我則為一時耳。遼東漢人屢欲謀反，彼等密謀之書不斷傳來。我每欲查抄之，因爾心向明，竟以欺瞞相諫。叛逃而往，爾心始快，一經發覺而誅之，則爾之心不適矣。倘爾果然忠誠，兵不勞國不擾，身任管束，平定叛逃，滅其國而取之，則我之過，而爾之所諫信然。爾輕視於我，然我嘗聞，爾漢

<sup>4</sup> 華文書局（輯），《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卷10，頁15。

人之劉邦，乃淮下督催役徒之亭長，蒙天之佑而為漢帝。……可見爾將辜負於養身之父及岳父矣。然而今既養爾為婿，且蒙、漢、朝鮮皆已聞之。倘予治罪，恐為他人恥笑於我，亦恥笑於爾。故不予以治罪，默然處之，然我心怨恨，乃示此由衷之言也<sup>5</sup>。

上引滿文譯文雖不似清代漢文官書流暢，文意也相當古樸，但可以看出努爾哈齊之真性情，以及他對中國史籍與《三國演義》的一些了解。同樣在這份古老的檔案裏，我們還可以看到天命十年（明天啟五年，1625）間他寫給明朝駐遼東守兵將領毛文龍的信件，其中也談到漢代史事。那一年二月初一日他致書毛文龍，希望毛投降後金，其中有：

我之意，以爾取朝鮮之義州城，與我相倚而居，則朝鮮豈敢犯爾。爾駐義州之後，朝鮮若降則罷，若不降，則來借用我兵。爾若如此與我相倚，迫使朝鮮投降，則爾之前途無量矣。爾既得罪於爾帝，已不能回明，而朝鮮又不容爾，我能否置爾於不顧乎？……爾若降我，豈不亦如此効力於我乎？古之韓信，棄楚霸王而歸漢，胡敬德棄劉武周而降唐，因其降而成大功，留美名於後世。有何人謂其不忠於君而歸叛他主？<sup>6</sup>

<sup>5</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483。

<sup>6</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頁625–626。

同年五月二十日，努爾哈齊又寫信給毛文龍，說道：「良禽擇木而棲，賢人擇主而事。韓信棄霸王而歸漢高祖，劉整棄宋國而歸蒙古忽必烈汗，此皆觀天時擇主而事，且留芳名於後世。誰人曾謂彼等為惡？」<sup>7</sup> 好像努爾哈齊對中國古史是熟習的，很懂得「古為今用」的手段。更令大家激賞的是他在薩爾滌山大戰中，消滅明朝東路軍劉綎的戰役。努爾哈齊打敗杜松一軍之後，利用繳得的杜松兵令箭，派人到劉綎駐軍地詐稱杜松已大獲全勝，並打進滿洲老巢赫圖阿拉城，促劉綎加速進軍。劉綎中計，被後金兵誘入地形複雜，並經努爾哈齊設計的包圍地帶布達里岡，結果劉軍被四面包抄，全軍覆沒，劉綎也戰死犧牲。後人都說這是努爾哈齊仿《三國演義》戰役所獲的勝利。

努爾哈齊真是熟讀《三國演義》一書，而又能將書文精采處應用在他的政事與兵事上嗎？我個人有些存疑，因為第一，早年寫製的《滿文老檔》中幾乎不見劉、關、張以及諸葛亮的敘述，只偶爾談到漢高祖劉邦與韓信等人，這能表示努爾哈齊受到《三國演義》的影響嗎？第二，《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重修於康熙年間，再修於乾隆初年，書中增添、改飾之處很多，出現「諸葛亮」字樣似乎是後世史官的美化手筆，能不能代表努爾哈齊當日的談話內容，實在大有問題。第三，我們遍查清朝入關前留下的重要檔案，不論是努爾哈齊寫給朝鮮國王的信，或是他致書李永芳與毛文龍，或是他訓誡子孫、侍臣、官員的多次談話中，幾乎都不見《三國演義》中的重要人物與事件，最多只說到劉邦、韓信等人。所以我的想法是，努爾哈齊年輕

<sup>7</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頁 696。

時愛聽《三國演義》中的故事是可能的，他是不是有心的、正確的仿用《三國演義》裏的故事，製成策略應是另一回事，況且他心中一直是仇視漢人、反對漢化的。

而努爾哈齊的繼承人皇太極是不是受《三國演義》的影響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李光濤先生所謂的「奉此一書，以為開國方略之用」，應該不是誇張之語。皇太極雖然主政只有十多年，但他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傑出的成就，尤其對於接受漢人文化一事，他表現得很積極。皇太極仿照明朝中央官制成立六部，舉辦科舉，制訂會典，崇敬孔子，重用漢臣，又命令以滿洲文字翻譯漢文中有益於建國的經史雜家之書，其中即包括《三國演義》<sup>8</sup>。因此皇太極在位期間，《三國演義》可以說風行了朝廷。現在略舉一些例子，作為說明。

皇太極雖然一生戎馬，生活相當緊張，但他還是撥出一些餘暇時間，讓人為他說書講故事。據清初殘本檔案記：「石漢供稱：……我於太宗皇帝陛下說書六年、管匠役十二年、管毛皮二年，初定烏真超哈莊頭，又管三年，又管曠鹽六年」<sup>9</sup>。「烏真超哈」是滿語 ujen cooha 的漢譯，意為「漢軍」。這位被俘的漢人石漢，顯然不是一位學者，他所管事務都是與文化事業無關的。他為皇太極說書，當然不是學士們所講的經史一類，而可能是《三國演義》。皇太極曾經對朝鮮國王誇耀說：「王勿謂我不知書，然小傳未嘗不讀」<sup>10</sup>。這裏所謂的「小傳」是不是

<sup>8</sup> 華文書局（輯），《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卷12，頁15。

<sup>9</sup> 請參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刑部殘缺本」（順治十年）。

<sup>10</sup> 請參看：李光濤，《明清檔案論文集》，頁444。

指《三國演義》呢？我們在當時存留下的珍貴史料中，發現投降後金的漢官，常說「汗嘗喜閱三國志傳」<sup>11</sup> 或是「皇上深明三國志傳」<sup>12</sup> 一類的話，皇太極又有專人為他說書，「小傳未嘗不讀」，似乎與《三國演義》有些關聯了。

皇太極不但「深明三國志傳」，也掀起一股談論三國事的風氣。例如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1629）七月十八日，他派遣了趙登科致書明朝諸大臣，文中有：

我欲息兵以享太平，曾屈尊遣使議和。據聞王兵部、孫道員願爭戰而不願和好等語。爾等洵屬憂國之臣，如古之張良、陳平及諸葛亮、周瑜，文武雙全，出而為將能御敵，其入而為相能治民。則爾等之言為是也。……我若欲和好，而爾不從，致起兵端，爾民被誅則並非我誅之，乃爾自誅之也。我誠心和好，爾自大不從，諒天亦鑒之，人亦聞之矣<sup>13</sup>。

天聰七年（明崇禎六年，1633），孔有德等明朝軍官叛明投降皇太極，為了禮遇降軍首領，皇太極特別和他們行抱見禮，這是滿蒙民族間當時所行的親近大禮，使得不少滿洲貴族旗主們心生不悅，認為金國大汗的身份不宜如此，皇太極卻對大家說：

<sup>11</sup> 羅振玉（編），《天聰朝臣工奏議》，收入：羅振玉（編），《史料叢刊初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奏上，頁24。

<sup>12</sup> 羅振玉（編），《天聰朝臣工奏議》，收入：羅振玉（編），《史料叢刊初編》，奏上，頁39。

<sup>13</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頁939–940。

「張飛尊上而凌下，關羽傲上而愛下，以恩遇之，不亦善乎？」<sup>14</sup>孔有德，遼寧人，原是明朝登州參將，後自稱都元帥。他於天聰七年自山東登州渡海投降後金，皇太極除以高規格的大禮相迎外，並授為都元帥，號其軍為天佑軍。後金改稱大清後，皇太極更在崇德元年（明崇禎九年，1636）封他為恭順王，不久編入漢軍鑲紅旗，成為進攻關外明軍的先鋒主力。清軍入關後，孔有德在攻陝西、平江南等戰役中頗建功勳，順治三年（1646）被授為平南大將軍，率兵征湖廣、廣東，後改封定南王。孔有德後雖在廣西桂林戰事中自殺而亡，但他對清朝統一中國貢獻很多。如此看來，皇太極以抱見禮歡迎他，效關公愛下行行為確有產生大作用。

崇德三年（明崇禎十一年，1638）十月初十日，皇太極又在寫給明軍將領祖大壽的信裏，引用《三國演義》中的故事，他說：「且朕之夢寐，亦時與將軍相會，未識將軍願見與否耳？昔劉、關、張三人異姓，自立盟之後，始終不渝，名垂萬禡，到今稱焉。將軍其鑒斯而速答之」<sup>15</sup>。這是在一封勸降信裏的用語，清楚的表明他對《三國演義》故事的了解。祖大壽是遼陽人，明崇禎元年（後金天聰二年，1628）因駐守寧遠敗後金兵有功，擢功為前鋒總兵官，兩年後又率明兵收復永平四城，一時祖家軍名聲遠播。天聰五年（明崇禎四年，1631），祖大壽在大凌河戰役被困，終因彈盡援絕詐降清朝，旋即逃往錦州（或說皇太極縱放他以

<sup>14</sup> 請參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太宗實錄稿》（天聰七年），定本實錄刪除此段記事。

<sup>15</sup>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1936），頁57。

為日後大用)。崇德七年(1642)，清軍圍錦州，祖大壽再度降清，皇太極仍授以總兵官，後編入漢軍正黃旗，禮遇甚厚，入關後死於北京。

從以上三則史料，可以證實皇太極常把《三國演義》中的故事掛在嘴邊，經常引用。中國古人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清太宗主政時期中，大臣確實也不例外的相爭引用三國故事，現存可靠史料中可以看到以下的例證：

天聰二年(1628)八月，明清史料殘存奏疏中有人向皇太極說：

昔羊祜守晉，與陸抗對境，孚以信義，聽民往來則云：「吳民即我民也，何禁為之？」及陸抗臥病，索藥於羊公，得而輒服，左右止之，陸抗笑曰：「豈有酙人之羊叔子哉？」久後陸君告捐，而吳卒為晉有。由此觀之，德義之為用也妙矣哉，實今日對症之聖藥，要非腐儒之迂談也<sup>16</sup>。

《三國演義》卷24，記述晉都督羊祜鎮守襄陽拒東吳鎮東將軍陸抗於江口，當時晉人國富兵強，戰勝吳兵很有可能；不過羊祜想以術取之，故以小仁小信愚陸抗，希望少費兵卒而一舉滅吳。當此奏上呈皇太極時，當時後金新換大汗，國力也不強，形勢不穩，漢人降臣以羊祜之事為例，旨在安慰皇太極，希望他暫且以收拾人心為重，將來可收「德義妙用」的成果。

天聰六年(1632)正月，張弘謨等也上奏給皇太極稱：「昔魏武之破漢中，蜀人一日數驚，雖斬之而不能定，乃收兵還許，

<sup>16</sup>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甲編》，第1本(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1930)，頁50。